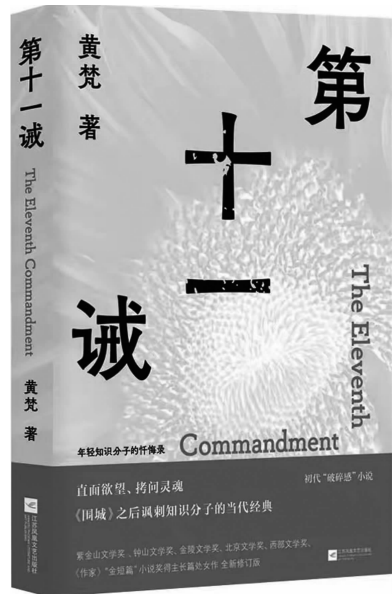


小说是收藏人性的博物馆



南京作家黄梵,是当今中国文坛上少有的跨界高手,身兼诗人、小说家、大学教师等多个专业身份。长篇小说处女作《第十一诫》被网友推崇为新时期最值得青年关注的两部小说之一,该小说的德译本也已在翻译之中。诗歌在海峡两岸广受关注,作品《中年》入选“新诗百年百首”。近年来,他又开设了多期面向社会的创意写作课程,培养出了汗青、炎石等青年诗人。在出版了风行国内、至今畅销不衰的写诗课教科书《意象的帝国:诗的写作课》之后,近期又出版了《人性的博物馆:七堂小说写作课》。两本书看似没有交集,实则“以人性”联结,是从不同角度对人性的探索,而这也是黄梵文学世界的“重心”,因为人性使小说成为可能。

现代快报+记者 张鑫 王凡

大学生态与景观的预言性书写

《第十一诫》出版于2003年,20年间再版三次。为什么一部世纪初展现商品经济冲击下学院体制内众生百态的小说,能够拥有如此长久的文学生命力?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鲁迅文学奖获得者何平认为,与同时期同题材的小说相比,黄梵的《第十一诫》是具有预言性的,很多出现在小说中对大学生态与景观的描写,也在近些年的社会新闻中出现,是大学校园的众生生态和浮世绘。在何平看来,《第十一诫》就是一座“人性的博物馆”,其中不仅呈现了各色人物形象和社会面貌,也展现了人物心灵史和精神史。

《扬子江文学评论》副主编、中国现代文学馆特聘研究员何同彬对《第十一诫》的预言性亦有同感。在他的印象中,人们在世纪初仍赋予了大学校园“象牙塔”似的认知。但实际上,当20世纪90年代商品经济的浪潮席卷了整个社会,大学也不例外。《第十一诫》预言性地以长篇小说的形式深刻呈现了作者对社会问题的叩问和质疑。

黄梵回顾了自己创作《第十一诫》的历程。1996年,他开始小说写作,尽管一年至少能够在10个刊物上发表短篇小说,但他一直酝酿着写作长篇,但动笔后一直被结构和视角问题所困扰。2001年秋,黄梵突然有一种醒悟,意识到自己年近不惑,时间不等人,他必须抓紧写作长篇。于是有了这部《第十一诫》。起初他用第一人称,后来改用第三人称,写作持续了8个月。

黄梵有意地在小说中呈现了一种灰色的色调:人物没有明确的正反之分,他们有自私的一面,也有锋利的一面。黄梵坦言,很多读者对他的写作持有怀疑态度,也有读者误解他就是小说中的主人公。他表示,当一个小说家身处被批判或审视的群体中,小说家不能把自己视为例外,不惜冒着被别人误解的风险,也应当让批判或审视朝向自己,因为“小说家有责任去感受并见证这个时代并提出问题”。《第十一诫》中年轻助教姜夏的困境,其实是他被欲望虏获后,不能自由选择人生的困境。

融合作者生命体验最精华的部分

作为文学院的教授,黄梵长期在大学教授文学课程。但实际上,近年来,很多爱好文学的公众对专业写作课程指导的需求愈发迫切。2017年起,他开始在南京面向社会

开办了多期创意写作课,反响热烈。2021年,黄梵根据近年来的教学实践,写作出版了《意象的帝国:诗的写作课》;今年初,又出版了《人性的博物馆:七堂小说写作课》。

黄梵表示,《人性的博物馆》集中代表了他对小说的看法,“小说就是人类对生活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碰撞’的关切,小说就是收藏‘碰撞’的博物馆。”他继而以小说《简·爱》的故事情节为例,详细阐述了“碰撞”如何推动小说剧情发展,呈现人类的各种情感以及人性的各种反应。黄梵认为,小说就如同人性的实验室,搜集人类想象的各种碰撞,从而警醒人类自身的行为。这也是为什么小说《第十一诫》中的情节是虚构的,却能够在日后成为现实,“因为我在虚构时,依据的是人性中那些可能成为现实的碰撞。”“如同先有实验室的核裂变实验,才会有原子弹爆炸的现实。作者应该是先知先觉者。”

何平认为,在写作“平权”的年代,黄梵的教育实践证明人人都可以成为一名写作者,他教授人们如何成为一位自洽的写作者,满足自我的精神需要。而他的创意写作教学,不是只有理论思考,而是带入了丰沛的自己写作的经验、感受。

何同彬表示,两本写作教科书是黄梵生命中注定出现的书,也是只有他能写出、他能写好的独一无二的书。他与热爱文学的青年并肩而行,两本书饱含着他所有对青年人、文学的初学者始终如一的热情、关爱和帮助,融合了黄梵在小说、诗歌、哲学和艺术等方面的美学体验,以及黄梵的理工科思维、大学教师职业和各类文学授课等生命体验的最精华的部分。

南京文学共同体的重要一员

在诗人、小说家、教授的身份之外,友人们眼中的黄梵还是一个“文学活动家”。

诗人马铃薯兄弟与黄梵相识多年。他回忆起世纪初,在黄梵的带领下,与育邦、何同彬、傅元峰等人共同创办了“南京评论”网站,并出版了刊物《南京评论》。

何平认为,从上世纪80年代到新世纪初,黄梵对南京文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是南京文学共同体的一分子。而他本人的文学道路,也得到黄梵很大的帮助。

2003年,何同彬正在南京大学读研,与黄梵到南大作讲座认识后,他阅读的第一部黄梵作品就是《第十一诫》,并写下自己一篇严肃的文学评论,发表于《山花》杂志上。通过黄梵的引荐,他得以进入南京文学圈并发展至今,他称自己是黄梵“文学活动家”这一身份的受益者。

新书推荐



2023年3月
上海文艺出版社
《爱与尊严的时刻》
王安忆 著



2023年2月
江苏人民出版社
《走近西南联大》
韩德馨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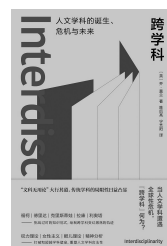
2023年5月
译林出版社
《十堂极简人工智能课》
林彬 著



2023年5月
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
《印象派:反思与感知》
夏皮罗 著



2023年4月
新行思上海文艺出版社
《森林如何思考:超越人类的人类学》
加爱德·华多·科恩 著



2023年5月
南京大学出版社·守望者
《跨学科:人文科学的诞生危机与未来》
陈后亮 著

青年评论家、《文艺报》资深记者行超10年间对王蒙、莫言、王安忆、阿来、贾平凹、梁鸿、徐则臣、鲁敏等13位当代文学名家的采访对话集。莫言如何用自己的语言,说出读者内心情感深处的奥秘?王安忆为何选择在作品中删繁就简,弃“文”归“朴”?故乡对于贾平凹来说又意味

本书以著名地质学家韩德馨院士在战火纷飞中求学、成长的经历为主线,展现了一名青年如何在国家需要中找到人生方向,并奠定日后成为院士的基础。记述了他在战乱动荡、外敌入侵的年代,由家乡如皋到南京中大实校,又由重庆到昆明西南联大,再到出国留学美国密歇根大学的往

从人脸识别到AlphaGo,从无人驾驶到全球经济管理,人工智能作为21世纪极有潜力的一门技术,已经全面渗透到了我们的生活中,也彻底改变了我们的行为方式。

如今,我们不仅离不开人工智能,也无法摆脱它对我们生活的影响。那么,这门技术到底是如何发展起来的?人工

《印象派:反思与感知》是艺术史家夏皮罗终生思考印象派的杰作。在对印象派艺术长达70年的反思和感知中,夏皮罗为世人提供了一份印象派艺术的理念、主题、技术和美学的近乎完美的终极成果。作者将印象派绘画的诞生追溯到19世纪欧洲的社会

森林会思考吗?狗会做梦吗?这本书试图讲述的正是人类之外的生物如何创造了开辟新世界的可能性,更体现了人类学向本体论和去人类中心化的趋势。他的课题涉及到对人类学和“人类”的根本反思,以便我们能够学会“生态化”我们的伦理。科恩的理论建立在符号学和语言学的基础上,而在厄瓜多尔的阿维拉,他通过一种民族志的手段深入考察了鲁纳人的生存方式,并试图理解他们是怎样将

“文科无用论”大行其道,人文科学经受着前所未有的全球性危机,在这一背景下,“跨学科”的探索可以有怎样的作为?人文科学何去何从?乔·莫兰以深厚的学术史意识,探讨了我们将知识组织成学科,以及当日的思维方式变得过时、不相关、不灵活或有排他性时,如何将其重组为新的知识结构和联盟,或者说是“跨学科”的形式。作者讲述了跨学科变幻激荡的轨迹,追溯福柯、德里达、拉康、克里斯蒂娃、利奥塔等人

着什么?那些文学史上熠熠闪光的名字,在对话中投射了他们对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的爱,更能读出写作者的尊严与文学的尊严。文学究竟教会了我们什么?文学教会我们的不仅是洞察人性的丑恶和虚伪,更教会我们如何怀着善意、体谅和爱去看待他人与生活。

事,其中又以西南联大为重点。

这不仅是一本个人传记,更是对西南联大师生这一光辉群体历史记忆的追寻。本书收录的韩德馨院士与30多位师长、60多位同学的交往轶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南联大的全景,对西南联大校史做了真实的补充。

智能背后的运行逻辑是什么?它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还是会带来更多的问题?我们每个人的工作是否最终将被人工智能所取代?

作为一部几乎没有门槛的人工智能入门作品,本书审视并回答了上述问题。读完之后,你将对人工智能形成一套完整且系统化的认知。

史、思想史和哲学史根源中;对印象派绘画的美学和方法做出了迄今为止最为深刻的思考和阐述;对印象派艺术主题的阐发匠心独运,穷幽极微;在“印象派与科学”“历史上的印象派风格”“印象派与文学”等议题上开后世研究之先河。

他们自己与他们所处的这个世界上最茂密的森林中的各种“存在”联系起来的;比如灵魂的力量、精灵的力量,乃至树和猴子之间的交流方法。因此,他在书中挑战了人类学的基本理论,即何为人类、人类如何区别于其他非人类生物的设定。这种分野,也让作者拥有了新的人类学研究工具。力图颠覆人类语言在探索外部世界中的作用,主张思考并非人类所有,思考超越人类,这一主张在学界是革命性的。

的开创性实践,探讨了权力理论、女性主义、酷儿理论、精神分析、历史主义、生态批评等如何为人文科学打开全新局面。人文科学本质上是跨学科的,因为它们关注的是人类凌乱、无边界、无算法规则的状态,旨在研究人类创造意义的整个杂乱过程。所以我们需要通过跨学科来寻求改变与超越,鼓励学科之间的交流,并对组织知识的方式保持开放态度。

现代快报+记者 张鑫 整理